



■ 日本士兵写给家人的信

收藏始于一本画册

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开始迷上了收藏。我 18 岁就在农村信用社参加工作,长年累月与农民打交道,因而对建国后 60 多年农村中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关注。多年来,我的收藏品主要有三大块:毛主席像章、各式农具、婚俗用品,这些藏品已分别办有展馆:3000 多像章、语录、塑像、红卫兵各色袖章,已经在金山区枫泾镇开设了毛主席像章馆展出,历时十多年,参观者达 100 多万人次;我在朱泾南横街设置仓库,收集的农具,有的已在松江新五库现代农业园区和廊下江南农具馆收藏并展出;江南百年婚俗,我也细心收集,从女人出嫁的嫁妆,到结婚照、结婚证、结婚用的家具,在金山枫泾镇办有江南水乡百年婚俗馆。出于职业的关系,我还特别留意收集算盘,现在已经有 200 多种藏品。不过我最引以为豪的,还是收藏的侵华日军的珍贵实物。

有心收集日军侵华的史实,还是源于八年前的一次偶然。

那是 2007 年的一个星期六,秋高气爽。周末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些收藏圈的朋友,又会一起相约去“淘宝”。我们来到“老据点”——徐汇区云洲古玩城。东逛西逛,我的视线突然被一本刊物吸引了。这本刊物封面上,印着大大的血红的“支那事变画报”字样,上有一排日文,下有“第九辑”的字样,背景则是一艘日军炮舰的特写照片。我好奇地翻开一看,顿时感觉血脉贲张……

画报里,有多张日军从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沿海地区登陆的照片!熟悉的地名,串起了我曾经的记忆——从小,我就多次从老人那里听到对日军累累暴行的控诉。如今,这一切鲜活地展现在我眼前,怎能不让我激愤呢?

我是土生土长的金山人,心中有着“金山情结”,关于金山的一切,都是我收藏的目标。何况,这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历史档案。于是,我毫不犹豫地以 500 元的价格买下了这本画册。自此,我的收藏重点改变了。

收藏铁证

沈永昌 步寒 撰写
缪时方 口述

我是一个民间收藏家。一次偶然的发现,让我开始收藏侵华日军的实物,以作为历史的铁证……



■ 百井米死亡通知



■ 缪时方展示他的藏品



■ 日军大队人马侵占金山卫



■ 一名士兵的遗物



■ 日军在金山海滩上岸

拜托朋友日本淘宝

画册到手,我对着这本 31 页既有文字、又有图片的刊物细细打量。从出版日期看,是 1937 年 11 月,从刊名看,出版方把中国说成“支那”,把侵略说成“事变”,掩盖侵略战争的本质;而从每册画报的近百幅照片看,都由日本新闻社的“特派员”拍摄。但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性质的刊物?在这方面,我毕竟还是“新手”,便带着画报向同行请教。通过朋友的关系,我辗转联系到了上海一名著名日本问题研究专家。他看了这本画册后说:画报有助于了解战争的各个侧面,反映了日军侵略的特点,特别强调了日军的亲善,因此具有欺骗性。这是有一定收藏价值的。

我又到处搜集资料,大致摸清了这本画报的来龙去脉。原来,早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朝日新闻社就开始出版军情画报。前两期定名为《北支事变画报》,从第三期改名为《日支事变画报》,自第四期起又改名为《支那事变画报》。画报发行随着战事进行而编辑,因此没有固定周期。这种画报先是由朝日新闻社以红色刊名印刷,属于临时增刊,从 1937 年 11 月至 1940 年 8 月 30 日止;另一种黑色刊名的画报由大阪新闻社出版,“七七事变”后开始出半月刊,止于 1941 年 12 月 8 日。据说,这种画报在当时的日本及前线、汪伪政权高层中传阅。为了不给日本国内的反战人士提供口实,照片出版时,经新闻审查官“验身”,但凡日军战死、惨无人道杀戮等照片,皆以“不利于对外”的理由,盖上“不许可”的长印销毁,而刊登的大多是日军进军的动态照片。

无意中,我触摸到了鲜活的历史!我的“收藏瘾”就此发作。

一定要集齐这套画册!决心既下,收集画册的脚步就停不下来了。工余饭后,我利用淘宝网、古旧书店,依靠收藏圈里的朋友,开始了五年之久的收藏之旅……

一开始,进展还算顺利。当时,对这些刊物的收藏,国内还鲜有人关注,我很快就买到了几十本。但是,这种画报是在日本出版的,我收集的这些,可以说已经是国内所能收到的极限了——换句话说,不另想办法,就得中途“夭折”了。

怎么办?靠朋友。哪里来的,去哪里寻觅。我们收藏圈也有在日本打工、留学、做生意的。我联系到了几个在日本的朋友,托他们到日本的旧书店里去淘。

安藤书店、西尾书店、日本书房、业文阁书店……从此,东京大大小小的二手书店里,又多了许多中国人寻寻觅觅的身影。

给我比较大帮助的有一个叫小赵。他父亲是我们收藏圈的朋友,那天,在我向朋友们表达了想在日本找人淘书的意愿后,他说,他儿子在日本读书,就让他帮忙吧!小赵受他父亲影响,自己也爱收藏,欣然接受了我的请求。每次他去旧书店,一旦发现《支那事变画报》的踪迹,就会通过 QQ 把期号发给我,问我有了没?没有的,他就买下来后寄给我。

每次收到来自日本的邮件,都是我快乐的时光。为了保留“原汁原味”,邮寄的外包装、旧书店的标签、收条,我也都会一起保存下来。三四年的寻觅,100 多期画报都陆续归到了我手里。到 2012 年 5 月,我做了一次总清理,发现已经收集了 134 期了。

这时候,一个问题来了。



■ 日本士兵烟盒上写有训令

凑齐最后一块拼图

之前,在网上查找资料时,我发现有些资料说,《支那事变画报》正刊是 100 期,临时增刊是 34 期。而据我了解,应该是有第 101 期和第 35 期的存在。到底谁对?只有用实物来证明。

或许是机缘巧合,这个月的月底,小赵就淘到了第 101 期!

离集全 136 期还有一步之遥。有过收藏经验的朋友都懂,这最后一步,最令人难忘,也往往最是艰难。我没事就发消息问在日本的朋友:进展如何?一天又一天……直到两个月后,还是小赵,给我带来了好消息:买到了!当然,代价也不菲。我从日本淘来的旧刊,少则六七百元一本,多则上千元,加起来,得有十几万了。而这最后一本,花了我 4000 多元。

当我终于收到这千里之外寄来的最后一块“拼图”,赶紧焚焚地打开:这一期主要介绍的是日军侵占中国云南和缅甸、新加坡等地的内容,有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

集齐 136 期日军侵华画册的梦圆了。我把它们整整齐齐理好,翻开一一细观。这些画报,有几本我早已翻得熟了。136 期画报共刊发照片近 2 万幅,其中涉及金山卫日军偷袭登陆的照片就有近百幅,涉及上海淞沪战役的就更多。此外,我还收集了日本朝日新闻社出版的《支那事变写真全辑》共六册,七七事变、淞沪会战、杭州湾登陆等图文历历在目。还有日本出版社出版的《圣战纪念》等书籍,有近千幅图片记录着日军侵华史。首页的一张行军路线图,标明了日军第十中将柳川平助率军 11 万从金山卫登陆上岸,经张堰、亭林、松隐、朱泾、枫泾,一路烧杀抢掠,直抵南京的线路图。翔实的图文记载,铁一般地纪录了日军侵华部队,从司令到师、旅、团、营的建制及作战路线,且都有历史照片为证。

后来,我请上海市收藏协会红色收藏专委会的一位负责人查看我的这批收藏,他认为我收集的画报都是正品,还说,随着越来越多的民间人士关注,日本方面也对旧书市场上此类出版物加强了监管,“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给收藏日军侵华史料带来难度”。

其实,这不正是说明,我们这些民间收藏家,也以实际行动,在挑着某些人脆弱的神经么?

侵华文物铁证如山

除了《支那事变画报》,我还收藏有其他一些侵华日军相关文物。

比如,有一封来自农家妇女家的纸张已泛黄的信件。这是 1937 年 11 月 5 日日军第十军的牛岛贞雄部队在金山漕泾陈家宅登陆时,一名署名为武部顺次的日军士兵登陆后写给家人的一封信,内容涉及对家人的思念和对战争的忧心。当时,可能是部队稍作停留后立即出发,这名士兵匆忙中丢失了这封信件。但从中间可以看出,这些被强征来的侵华日军,袒露了自己对家乡的思念和对战争的恐惧。

在我的收藏中,还有一名日军士兵战死后的遗物:一只奉公袋,一只公文包,包内有着帽子、胸章、信件等杂物。这名士兵留有生前的照片,名叫百井米,是日军步兵第七连队的一名伍长。根据奉公袋内装着的“死亡通知书”得知,百井米在昭和 15 年(1940 年)1 月 4 日“在中华民国湖北省临城县侯韩村附近战斗中于头部贯通受创,受战死亡。”从“死亡通知书”看出,这份由“藤岗部队长藤冈武雄”署名的函件,是寄给日本当地的一名村长的士兵死亡报告。“死亡通知书”未寄出,那名执行者也已命归西天了。

当然,更有史料价值的是日军侵华的史料。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日本问题专家冯玮看了我的收藏后表示,这些资料非常有历史价值。现在,我收集到的这些史料、图片,有的已经在金山区博物馆举办的相关展览上展出。

我的这批收藏小有名气了。2013 年 8 月 15 日,上海电视台“新闻夜线”播出了对我的专访,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 4 套“中国新闻”也转播了。第二天,

我就接到了上海电视台的电话:日本东京 TBS 电视台看到节目后十分感兴趣,要求专访我。一个星期后,TBS 电视台一行 4 人就来到了我家。他们对着这些画刊,翻阅了一整个下午。他们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丰富的照片。他们没有想到,一个中国的百姓,会这样持之以恒,花这样大的精力去收集那个时段的画刊……节目在日本播出后,同样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今年是抗战胜利 70 周年,我收集的日军侵华史实,正在更大的范围内派上用场,对我来说,这是最大的欣慰。